

清異錄
王氏談錄
(二)



王
氏
談
錄

王
洙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清 異 錄（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王氏談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寶顏堂祕笈唐宋叢
書皆收有此書寶顏
在前故據以排印

王氏談錄

太原王洙

訓子

公誨諸子曰：忠非必殺身，自盡其誠也可。令人蒞一官，苟能竭力于大小之務，不自愧于祿食，推而廣之，至于大事，皆忠也。至于以身死事，蓋古人不幸而遇之耳。閨門之內，承順父母，顏色爲先。吾先公中令，奉臧氏太夫人，極爲子之道。太夫人每有小不如意，未嘗與先公一言。先公必朝服再拜，候其色悅而退。先公在金陵，餘杭清夜多作詩，必召吾起，或屬數句未成，且假寐。吾持筆侍側，往往至中夜不敢退。時吾十五六歲，未始知倦。今吾愛汝曹，不欲以嚴限慈，庶事當自勉也。

爾雅

公言爾雅文選，待文士之祕學也。使人知之，必護其所習淺末，至規撫裁取，不習或門，嘗戲曰：韓愈詩多用訓故，而反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人滅迹也。

隸書

公素不習隸書，初但微作八分。皇祐中受詔書獻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隸寫，于是始作隸書。既出人競愛，宋丞相曰：近世人家柏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云：君之隸字，乃得漢世舊法。僕之所作，但唐謂作體。

隸耳。

筆法

公言用筆須圓勁。結體須作方正。然後以奇古爲工。皇祐中。受詔與君謨分寫邈英閣二圖。公書無逸篇。君謨眞字書孝經。旣成。上作飛白二軸答之。後又受詔分寫集禧觀諸殿榜。公書奉福廬福殿二榜。君謨書神藻殿二榜。

爲文

公誨諸子屬文曰。爲文以造語爲工。當意深而語簡。取則于六經。莊騷。司馬遷。楊雄之流。皆以此也。又論修身行道。至于性命之理。旣而曰。此皆第一等語。汝輩一詞賦亦未能善。固未知也。然不當不爲汝輩道。讀書記

公嘗言隋王劭作讀書記。凡所說書。隨意所取疏之。後輯而成篇。又唐人有臺閣集。纂當世名人詩。今此二書。人家罕有存者。

鷄鳴歌

公言人嘗云汝南出鷄鳴。考之舊事。漢時于汝南取能鷄鳴歌之人。其云鷄鳴。蓋謬也。

葬

公言昔觀孔子墓。視其地之形勢。大與今俗深相符。今之術累昔人之所遺耶。

子房封留

公言今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沛金彭城有留城。是也。昔宋武北征過陳留。下教修復。其失蓋已久矣。

爲文

公訓諸子曰。壯年爲文。當以氣焰爲上。悲哀憔悴之詞。慎不得法。

知字音切

公言學者不可不知音切。苟不通。終竟爲不識字人。

論陰陽拘忌

公言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愷者。自祖考及總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人且識其易而謂禍福未可知。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真達者也。今之人稽留葬禮。動且踰紀。邀求不信之福于祖先遺骸。真罪人也。

筆法

江南李主及二徐傳二王撥鐙筆法。中朝士人吳遵路待詔尹希古悉得之。吳尤以爲祕。所傳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振厭抵鈎揭。吳又云。更有二字曰蹲送者。蹲鋒迎送之謂耳。若作一字。必從之中起之。吳笑曰然。

讀甘露記

公嘗讀甘露記。歎曰。無妄之禍。乃至于此。以此視之。軒冕非可戀之物。吾日有歸意。

唐時金帶

公言李防給事有一金帶。唐之制。作撻尾刻云。龍朔某年紫宸殿宣賜鄭畋。其制作與色澤尤奇。防卒。其子不肖。妄以與人。臨淄公晏殊留守南郡。大會客。伎有金帶立其側者。公目之。覺異于常。引視其刻。問所從來。曰。李氏子所假。公俛歎久之。

京氏律曆

京氏律曆一卷。虞翻爲之解。其書雖存。學者罕究。公從祕府傳其書。究習遂通。屢以占卦甚効。

修書進藁

公言修書藁艸。隋書尤重。謂之初藁。每與正本並奏。

古事不見所出

公言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見出者甚多。如顏回讀書。鉄鏑三搥。是其一也。

祕閣易法

公言祕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而陸氏太玄篇第亦各異。考之足以見古易經之舊次。

方藥精通

公言高文莊方藥精通。聚奇藥。價及巨萬。雅尚之一也。

繪事後素

公言繪事後素。卽考工記所謂後素工也。

七言詩

公言古七言詩自漢末。蓋出于史篇之體。

性貴平淡

公言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卽所謂宰輔器也。蓋宰制方物。等之公平。甄別不差。足任機柄耳。昔劉劭論人物。亦以平淡爲先也。

蘭蕙

公言蘭蕙二艸。今人蓋無識者。或云藿香爲蕙艸。

錄書須黏葉

公言作書冊。黏葉爲上。雖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敘。初得董子繁露數卷。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綴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命其家所錄書作黏法。

少女風

公言管輅云。天欲雨。樹上已有少女風。今俗多云急風翻。葉見白者是。

靈符石

公少游蜀于江濱得靈符石理堅潤其文尤異

李廷珪墨

公性尤愛墨持玩不厭凡案床枕間往往置之常以柔軟物磨拭發其光色至用衣袖略無所惜慶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九求售從子參預託公艸文字恐漏其思遽令磨去公後聞之極爲嘆惜後此墨尤難得而屢以萬錢市一九其品乃有數等其卽字作下卽之卽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庭圭者最下蓋廷珪之本燕人奚初姓後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寵其能賜之姓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間又自有精粗亦時有僞作者人亦多惑公言若辨之當視其背卽云歙州李廷珪墨歙旁州字之左足與李字之中書可與子字之足貫又與廷字之豎書墨字之右角貫視之上下相通者爲真公又自能造墨在濠梁彭門常走人取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蓋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旣成分遺好事悉伏其精嘗以廷珪墨遺君謨隴西王之子恂謂公曰聞以墨遺君謨橐中必缺請以一丸補之

小篆奇古

公亦習古文小篆嘗謂古文至少至許慎所不載及不出孔氏書者悉後人所造學之少所根據小篆源流可究便于施用公用筆奇古慶曆中士大夫家墓銘蓋多公筆也今上景祐徽號玉冊宣獻宋公受詔

寫宋公不習篆公以代書也。又章郇公受詔書相國寶奎殿太宗真宗詩額亦公代之。

篆銘嘉量

皇祐中上令少府作嘉量公稽永制度參以周漢既成自篆刻銘奏御藏于內府詔在集中。

碑額

最公所書石隸字則獻穆大長公主碑曹囊悼碑范文正碑晏元獻碑伊先生隔山庵記正字則張少監墓誌濠州四望亭詩莊生臺詩宋宣獻詩書額濠州四望亭南京御史臺讀易堂襄州峴山亭臨芳亭華嚴寺羊太傅廟西京教忠積慶寺東都李氏閒燕堂來驚堂連亭絳愁亭劉氏藝華堂。

古器

景祐中內出古銅鐘鼎尊三器詔公辨其款識公驗其文稱有周立玉字法參以篆隸形制不與經典相合非遠古時物疑宇文氏時器具上其事詔藏于龍圖閣語在公集中皇祐中又出玉器二一爲四龍行走上騰之形其端廿餘可置物壹爲梳形旁上連窄縷線可插羽下有柄彫以蜻蜓蝦蟇絕工巧公以爲皆物柄也梳形者疑古人羽扇之柄其他莫可知。

辨藥

公示京師市藥須當精別市中稿本多難以威靈仙不可稱辨往往誤售入藥遂不爲効稿本蓋柔細而芳香者是。

自治之要

公謂諸子曰。人之文章。美者固譽之。不至者未嘗輕視。吾心意和平。得自治之要。險巇貪媚。固自不生。怨尤僥倖。逾絕思慮。以其染污吾心。戕賊天理。智屏之于未萌。然事有曲直。必當中理。令朝廷之士與吾論事。有不直。謗毀甚多。然吾皆不責。固無報復。蓋吾自信者篤耳。此乃汝輩粗識善惡。人亦不能欺。吾其能以無爲有。給汝輩耶。吾既已自力如此。更欲汝輩効而爲之。不可不勉也。

校書

公言校書之例。它本有語異而意通者。不取可惜。蓋不可決謂非昔人之意。俱當存之。○注爲一云作壹。一字已上謂之一云。公自校杜甫詩。有艸閣臨無地之句。它本又爲荒蕪之蕪。既兩字之。它日有人曰。爲無字以爲無義。公笑曰。文選云。飛閣下臨于無地。豈爲無義乎。唐鄭顥自云。夢爲詩十許韻。有云石門霜露白。玉殿蕪苦青。意甚惡之。後遇宣宗山陵。因復職成。公嘗笑曰。此杜工部橋陵詩也。顯以爲貞陵之祥。而更復綴緝。亦雖鄙之二也。

相知之厚

蔡文忠守南都。公時爲書院說書。且將薦公。而謂公曰。欲薦而未有人。可令艸奏以敘君之美。莫若相煩。君自爲之。公謝曰。某之才。不足當公薦。今石太祝延年。衆所愛重。宜置某而薦石。蔡公曰。石固欲薦之。亦當自令艸奏。公徐曰。得之矣。遂命公艸石奏。而石爲公艸奏。初罷野城尉里中。是時晏丞爲留守。方修後

圃而使諸曹掾賦馴鶴小池。戶曹掾王初邀同賦。既成。并上臨淄公。公喜。遇之甚厚。及臨淄公還朝。力薦爲應天府學講書。語在公家傳中。是後蔡文忠繼守留鑰。復待以上客。蔡公旣去。而宋公來。其所以遇之尤加。每公事退。開羣閣邀公。殆日以爲常。相對但持書冊論議而已。宋公嗜食乾果。羅列左右。問或相勸食。或以文章示公。句意有所欲易及一字不安者。必曰。君試思之。公曰。以某句易某字如何。曰。更試思之。或至再三遂用。後宋公還朝。公亦入上庠。又陪佐吏局。無一日異于初。宋公薨。公爲之議謚。撰著行狀。篆勒墓銘。諸宋以服帶緡錢遺于公甚厚。公不發其封。悉還之。李邯鄲公戲簡公曰。可惜筆端得來。盡被車兒推去。後老思宋公平昔之知。嘗歎曰。相知之厚。不愧古人。今亡矣夫。去年公謁告還里中。錢于飛侍讀爲留守。其妻宋公女也。聞錢公晏于郡齋。曰。是往者日與君父論書于此齋日。吾家爲肴羞尊酒以待者也。因泣下。明日。錢以其妻語語公。公亦爲悽然。

古今樂律通譜

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嘗究今樂之與古樂所由變。而總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至如言黃鍾某聲。則屬絃之某。抑按金石之某聲。考堯之某穴。皆衝貫爲表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然。雖不知者。可一視而究。號曰古今樂律通譜。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商遺音。其論甚詳。

芸

芸。香艸也。舊說爲不食。今人皆不識。文丞相自秦亭得其種。分遺公。歲種之。公家庭砌下有艸。如苜蓿橘

之尤香。公曰：此乃牛芸。爾雅所謂權黃華者。校之口烈于芸食與否。皆未可試也。

李衛公文

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束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真文章之精緻也。

作文立意

班固典引序唐堯君臣之德。迭享天下云。股肱既周。後授漢劉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後學者可不務哉。一云文當務立意高奇。不蹈陳故。

爲箴自警

公始爲進士。居里中。與稽顙顙竇充締交。各爲箴以自警。

期待之深

公爲舒城尉。馬亮鎮廬江。始入謁。謂公曰：君狀貌類宋尙書。白材質正與君等。他日亦不下此人。後入上庠。暇日謁邢侍讀。同識公甚喜。歎曰：君異時之孫。馮也。孫爽、馮元方、貴顯。

上官忌兀日

公云：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略者。嘗記丁願言少卿云：昔遊官蜀中。至官有期。駐丹江。游憩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爲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又以告。僧曰：是所謂兀日。不可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免歸。丁深異之。于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

語公臨治頗用之。

水漬書冊

公言藏書之家。書冊或爲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漬者。皆可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壓平處。逮乾。色雖微漬。而略無損壞。

雌黃墨

公言雌黃爲墨。校書甚良。飛研極細。堅膠揉爲挺。無油礬器中磨。親以少藤黃。尤佳。

詩話

公言舊嘗得句云。槐杪青蟲緹夕陽。因思昔人似未曾道。後閱杜少陵詩。有云青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

北方風物

公言昔使契丹。戎主觴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嘗見也。又言北人饋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其中有鐵腳草。採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莖葉舒卷如生。

書儀

公言唐裴鄭二家書儀。皆云凶書須好紙繕寫。言語哀雅之稽。似非寧戚之義。不若以生紙書之。語首字札質朴爲稱。

亢父城

公言既舊有亢父城。賦甚陋。其土昔嘗經行。視其地信然。

修書

最公所修之書。春秋繁露、方言、杜甫詩、高適詩、易緯。

詩話

公言近人別傳杜甫詩。杜甫行一篇云。誰言養難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此正破前篇非甫作也。

醫

公言昔東都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八十一難經。病証者失其旨。乃自爲解。獻于闕下。仍爲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脈。無隱不知。肘後有二藥奩。止藥末數品而已。每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爲劑料。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曰。此藥服不如數耳。所餘當有幾。人不能欺。後以老終。

論逸少書

公言每閱王右軍書。覺每帖氣勢各異。此所謂義之萬紙不同也。

醫茶

公言茶品高。而年多者必稍陳。遇有茶處。春初取新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甚佳。嘗語君謨。亦以爲然。

古碑

石舍人楊休典宿州。蘄澤岸傍得古碑。刻云有周渤海君玄孫伯著之碑。問公所謂公者非宇文氏乎。公曰然。

史官

宋丞相庠與翰林祁皆公布衣之舊。同年登科。皆貴達。益篤契好。初宣獻公薦公入史局。時邯鄲李公叔領撰著。李方貴顯。與宋公同列而不相下。頗有間隙。宋既與公舊。勸公毋受命。公辟以辱宣獻。公知不敢避讓。宋怒。遽折簡謂公曰。自古爲史者。不免天譴或人禍。子何爲當而不避。今且賀子而吊子也。

藥性

公言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百合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胭脂。紅花似取其色。淋漓治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反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唐三宗像

公言舒城縣民李氏者。唐宗室之裔。有一軸畫。上畫玄、肅、代、三帝真。云其先別子所出也。其畫亦當時之跡。每持以見縣官免科役。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云。如今池底休鋪錦。公言此卽文公對李公石云云。元中舊宮人盡在。問之無此事者。